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七

論語上之四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一章書是記聖教之所謹也記者曰夫子教人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若言之時甚少謂之罕言一曰利利是人情所欲然與

義相背學者若有計功謀利之心則害義甚矣故罕言之欲人知所戒也一曰命命兼理氣其故甚微而難測若專以命言則將怠棄人事而生怨尤之心故罕言之欲人知自脩也一曰仁仁包四德其道甚大而難盡若强以示人則學者有躐等之心故罕言之欲人漸次以進也於此見聖人教人至意有在言語之外者學者宜深體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貴約不貴博之意達巷黨人稱贊孔子曰凡人才識常患狹小唯有孔子大哉其不可量乎大而道德性命之奧細而禮樂名物之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云博矣惜乎汎兼衆藝不能以一藝名之也夫孔子之大在道全德備不在博學多能黨人雖稱贊聖人而非能深知聖人者孔子恐門弟子誤聽其言將以務博為事故進門弟子而謂之曰

黨人言我無所成名以我不能專守一藝耳我將何所執乎夫六藝之中隨執一藝皆足成名有所謂御與射者我將執御乎亦執射乎就二者較之御為易執將執御以成名矣可見隨在是道不必泛求學聖人者可以悟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此一章書是聖人維禮之意孔子曰凡事無害於義

者或可隨俗有害於義者不可苟從即如冕之制績麻成布而緇之以為冕者古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改用為絲較為省儉儉雖非禮然於大義無礙我固不必立異從衆亦可若夫臣之拜君必在堂下亦古禮也今則竟拜堂上是驕慢而為泰也害義甚矣雖違背衆人吾寧從下而不顧焉蓋制度節文之細猶可隨時三綱五常之禮萬世不易孔子維持世教之意深矣哉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心體之虛也記者曰吾觀夫子應事接物之間所絶無者凡有四焉人當事之未來先為億度謂之意先有專主謂之必既事之後尚多畱滯謂之固但顧已私謂之我四者人情所不免夫子渾然天理不任私意則毋意隨事順理不設期必則毋必過而不畱無有偏執則毋固大同於物不私一身則毋我可見聖人之心如鑑空水止本無繫累

不待禁止而自絕之學者惟力以去私靜以觀理則亦無四者之累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事天立命之學也魯有亂臣陽虎曾為暴虐於匡匡人恨之孔子貌似陽虎經過其地匡人舉兵圍之孔子戒心於匡其時從者皆懼孔子

慰之曰道之顯著者謂之文文必得人而傳堯舜禹湯之統傳於文王文王既没其所傳之文不在於兹乎夫斯文之得喪天意存焉若天將喪斯文則所賦於我者必有所靳我為後文王而死者將不得考述其禮樂脩明其制度以與於斯文也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是天未欲喪斯文也予之一身有命在天匡人其如予何竊有以自信矣於此知聖人見理之明臨變不懼非達天知命烏能幾此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此一章書是聖人不貴多能之意大宰官名問於子貢曰吾觀夫子殆生知之聖乎何其無所不通多能若此是大宰以多能為聖而知聖也淺矣子貢曰大宰抑知聖之所以為聖乎凡天生聖人皆有節制分

限獨吾夫子不為限量縱其才德使造於至聖之域
德既造於至聖才自無所不通故又多能也子貢以
多能為聖之餘事可云知聖孔子聞大宰與子貢問
答之語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以多能為重因即大
宰之言以明之曰大宰許我多能其知我者乎但我
之多能亦自有故吾少時未為世用而微賤故能講
習衆藝此亦鄙末之事耳豈君子所重哉君子學問
自有遠且大者不以多能為貴也門人因記琴牢之

言曰夫子平日曾云吾不為世人所試用故得習於
衆藝即少賤多能之謂也可見脩己之道自有大本
大原治人之道自有大經大法博學多能非所急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一章書是見聖心之虛教人之誠也當時皆稱孔
子為無所不知故孔子謙而不自居曰我果有知乎
哉我實無所知也但是平日告人不敢不盡無論賢

智來問必盡抒其藴即有鄙陋之夫來問於我彼固空空然一無所能我不敢以鄙夫而忽之必叩擊發動其兩端凡事之始終物之本末道器之上下事理之精粗無不盡我之知以相告焉人見我告人必盡其誠遂謂我無所不知而我則實無所知也此是孔子不執己見因人啓發正教人不倦之意學者所當深思而自得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嘆其道之不行也孔子曰大道將行則天兆文明必有祥瑞以應之虞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於岐山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雖聖王不重祥瑞而文明之兆於此可徵至於今鳳鳥不至已非虞舜文王之時矣河不出圖已非伏羲之時矣世莫有用我者道其不行矣夫蓋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思大道之行也聖王在上文治興起則鳳至圖出自然可期豈若後世侈言祥瑞為附會誇大之

辭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仁敬之心隨感而應也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内外如一方其未感如止水明鏡一有所感則油然而生故記者曰孔子見有喪服而齊衰者有尊爵而冕衣裳者無目而瞽者遇此三種人雖年少於我必作而起或行過其前必急而趨所為哀

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也哀矜是仁所發見處尊禮是敬所發見處仁敬之心充積於中故隨感隨應不待勉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一章書是顏子希聖之學也顏淵遊於聖門學既有得喟然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難形也嘗專力以

進多方以求見其高也仰之庶幾可及乃仰之彌高見其堅也鑽之庶幾可入乃鑽之彌堅又嘗瞻之若在吾前怳惚之間卻又在後蓋仰彌高鑽彌堅是道之無窮盡也瞻在前忽在後是道之無方體也使不有善教之施學者何自而入幸夫子循循有序善於誘人而使之自進焉蓋道之散於萬殊者謂之文就萬殊中有天理節文處謂之禮夫子先博我以文使包舉融會後約我以禮使操持約束回奉夫子之教

百倍加功趣味日出雖欲罷而有所不能凡吾才力可用既已竭盡無餘矣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前後卓然如立於我前當此之時則自大以趨於化自思勉而至於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非人力所能為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回惟有黽勉於文禮之中而已噫非深知聖道者胡能形容親切如此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

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守禮以正也昔孔子有疾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為古時為大夫者皆有家臣治喪夫子曾為大夫乃使門人為臣是尊師意也不知夫子時已去位不當復有家臣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矣夫子病少間乃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事詐而不實也昔我為大夫則有家臣今已去位則無臣矣無

臣而為有臣我將誰人之欺乎無乃欺天乎且由之用家臣也欲以尊子也然尊之必以禮與其死於家臣之手而非禮自處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而自安其禮之為愈乎且使我無家臣不得行大葬之禮然有二三子在予豈死於道路而不得葬乎由前言之見家臣之不當有由後言之見家臣之不必有可見愛人者當愛以德敬人者當敬以禮庶乎理順心安而無踰越之失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有用世之心而不茍用於世也古人比德於玉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借美玉以為比而問之曰物之貴者莫如玉而美玉則尤貴者也今既有之於此將韞於匵中而終藏諸與抑將求賈直之善者而沽之與子貢之意蓋以美玉之沽藏探孔子之行藏也孔子曰美玉本為世用以理言之

斷斷當沽而不當藏者其沽之哉其沽之哉然天下之寳原自貴重豈可自輕若使求賈而沽於人則本然之美先失之矣我必待夫善賈之自來者也此可見孔子用舍行藏之心矣蓋藏則抱道忘世聖人不忍求則枉道徇人聖人不為惟待則循乎天理而安於義命之正聖人之出處誠時中之道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化無分中外也當時孔子因

道不行欲去中國而之外國偶發欲居九夷之嘆亦猶乘桴浮海之意云耳或人未之喻以為眞欲居之乃問曰外國習俗鄙陋恐不可居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自能信其在我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且天地間人性皆善道德仁義之氣禮樂教化之習安在行於中國者不可行於外國乎何陋之有哉蓋上下古今東西南朔此心此理莫不相同聖人之化原無分於中外也

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正樂之事也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雅頌之詩詞即朝廟所用之樂章必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故孔子追敘之曰詩樂在魯久矣但歷年既遠頗多殘缺失次吾自衞反魯之年考訂既詳徵驗足信一一釐定之然後樂之聲音節奏得歸於正其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管絃者篇章次序各得其所而雅用於朝廷頌用於宗廟亦

無有紊亂者矣蓋詩樂所傳皆聖王之制作治道之精微孔子述往聖以傳後世正樂之功匪淺鮮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於庸德之行常見不足也孔子曰人於倫理日用之間雖甚卑近甚微小之事視之若易能而其實每多欠缺即如出而在邦國則事公卿必有所以事之者當盡其忠順而不失上交之道也

入而在家庭則事父兄必有所以事之者當盡其孝弟而克脩子弟之職也若有喪事不特三年之喪即期功緦麻皆不可忽必於情所當致禮所當盡者不敢不勉力以從也至於飲酒原以合歡若飲之過節易於亂性而為所困必操存有主勿使多飲至神昏氣亂也此四者雖若近易然身體而力行之工夫卻極細密道理卻極廣大非仁熟義精涵養純粹者不能也以我自審何者有於我哉可見為學當不忽於

卑近不遺於微小誠能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量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希聖希賢不外是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一章書是孔子就川流以指道妙也天地間大化流行無時少息隨處可見然目前可以指示者莫如川流故孔子偶在川上有會於心而言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往而復來來者復往相續不已無非

逝者有如此水夫徹晝徹夜流而不已晝固如是夜亦如是未嘗有一息之停止也人心體此時時存省使私欲淨盡天理常存無有毫髮之間斷則庶乎不虧其本體矣推而言之天理流行觸處皆是天運而不已物生而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大而造化之開闔小而口鼻之呼吸無在不有無時不然總是一無息之體論本體則自然不息論工夫則自强不息勉强之久至於自然而純亦不已焉則天德在

是王道亦在是所謂中和位育無非此理惟在天縱之聖人察識其本體而擴充之存誠主敬無少間斷以造乎其極而已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好德之貴誠也孔子曰天所賦於人之正理而人得之於心者德也人之大欲最易溺情亂性者色也德色二者理欲之分判然乃吾觀人情理念常衰欲念常勝德雖人所本有而氣稟拘之物

欲蔽之脩己之德則不能亹亹焉惟日不足見人之德則不能孜孜焉樂取於人欲如好色之出於誠然至眞且切者未之見也蓋好德則脩身親賢其益無窮好色則傷生伐性其害不小誠能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將賢人君子日至於前而脩齊治平自收其效其為樂不更多乎哉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此一章書是見為學進止之機皆由於已也孔子曰人之為學必求有成倘日積月累已實用工夫而一旦厭怠心生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究歸無成譬如積土為山勢已垂成其未成者但少一簣之土耳於此成山豈不甚易乃忽然中止不肯加功則前功俱置無用而山終不成矣此其止也誰止之乎只一已因循怠惰而止耳為學而至自棄亦猶是也可不戒哉人之為學勿可畏難雖為聖為賢未曾全用工夫

而一旦發憤精進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不可限量譬如平地未曾積土其所覆者僅有一簣之土耳冀望成山豈不甚難乃鋭然奮進不肯少停則功力積久高大山亦有時而成矣此其進也誰進之乎只一己奮發精勤以往耳為學而能自强亦猶是也可不勉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見為學在鋭志尤在有恒誠使工夫無有間斷則盛德大業豈難致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贊顔子之能受教也孔子教門弟子發明道理常以言語相傳但諸弟子聞孔子之言未能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便有怠惰之意惟顔子能明睿故聞孔子之言而心解能健決故聞孔子之言而力行欲罷不能拳拳弗失所以孔子贊之曰凡人聽言半疑半信若在若亡罔有不惰者若夫語之以道而心知力行自不能已絶無怠惰之意者其惟

回也與孔子稱贊顏子亦所以勵羣弟子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追思顏子之好學也凡人為學智愚賢不肖之分所爭惟在進止之間耳進而不止雖至聖人而無難止而不進則終於庸人而已孔門惟顏子好學有日進而未已之勢使得永年必至聖人地位故孔子當顏子既逝猶追思而謂之曰惜乎吾但見其奮往精勤方進而不已也未見其逡巡退縮

欲止而不前也以其勤學如此由此日進不已其造詣所到豈可限量而不意其早逝也豈不深可惜哉孔子之惜顏子如此學顏子之學者亦惟精進不已則庶幾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學者以有成也凡學者始有其質猶穀之始生有苗繼加以學問發達其聰明猶穀之吐花為秀終焉實有諸己至於成就猶穀之成穀

為實學必至於成猶穀必至於實方為有用故孔子借喻而言曰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為有成苟或失其耕耘逆其生理培植滋養一有不到則但生苗而不吐花秀發者有矣夫即吐花秀發而不結實者亦有矣夫美而不成其何用哉可見講學脩德亦當有始有卒勿致一暴十寒則日進無疆而底於大成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及時勉學也孔子曰君子進德脩業貴於及時若人之後生者實是可畏其年富進學有餘日其力强進學有餘功誠能不虛此年力乘時勉學日進不已則其造詣所到殆未可量焉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倘若因循悠忽歲月蹉跎轉盼間至於四十五十之年而不以善聞則衰老無成後來更無可望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先言可畏

是期望以勉勵人後言不足畏是絕望以警戒人總是教人及時勉學也可見作聖之功全在春秋方富之年日新不已日進無疆則功崇業廣豈有不造其極者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聽言者貴有受言之實也孔子曰凡人聽言必當虛己以受求其實益如見人有過

以正言直論明白規諫之是謂法語之言此等言語詞嚴義正人聽之自然敬憚不得不允服其能不從乎然非貴面從而已必因所言者一一反求既有過愆隨即改正乃為可貴見人有過以婉詞微意委曲與之言是為巽與之言此等言語婉轉和平人聽之無所乖忤不得不欣喜其能無説乎然非貴一時喜悅而已必以所言者一一尋繹深得其微意之所在乃為可貴若一時喜悅而不能繹思其理外貌順從

而不能自改其過則雖正直規諫之論日陳於前委曲開導之詞日聞於耳究不足以醒其昏惰救其過失吾終無如之何也已矣孔子深絶以警之如此凡聽言納諫虛己以受務求實用勿事虛文則講學脩德治國平天下均有裨益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立志也孔子曰凡士君子必先立志志於道志於仁皆志也所志一定方能為聖

為賢至於有始有卒終不可得而奪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如以三軍之衆而衞一主帥宜若不可奪者然三軍雖衆心有時不齊力有時不合則其帥可奪而取之也若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者然匹夫雖微在己能守其志則始終不變生死不渝必不可得而奪也可見士君子只在立志所志既定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大丈夫者如是而已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一章書是言進道不可自足也凡人不以貧富動其心方能進道子路識趣高明能於貧富之際毫無繫累故孔子稱之曰人情戚戚於處貧而汲汲於求富每於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動心者若夫身衣敝壞之縕袍與衣狐貉貴服之人並立而恬然淡然無

動於中不以為恥者其惟由也與夫由能不恥其無忮求之心可知矣凡人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則必忮恥己之無而欲取之則必求忮求心生無所不至皆恥貧之念為之也今由獨能不恥衛詩有云無所嫉而不忮無所貪而不求於外物一無繫累用是以往何所為而不善乎此言惟由足以當之矣孔子引此以美之如此子路聞孔子許之遂將此詩詞時時諷咏若將終身者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

孔子警之曰義理無窮必有日新不已之功以求至於盡善之地是不忮不求之道特進道之階耳若止於此何足以盡善哉蓋爲學不以境遇動心方可與進道然須由此而進至於中心安仁終食無違乃爲盡善故孔子警子路以勉其進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託物以比君子之節行也孔子曰春夏和煖之時草木無不暢茂雖有堅剛柔脆之不

齊然未可辨也及歲暮寒凝草木零落而松栢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蓋治平無事之時小人或與君子無異至於遇事變臨利害改節易操甘與草木同腐者多矣惟君子處之彌艱守之彌固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即如後彫之松栢然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惟至時變而後知君子之不同於庸衆也然必待有事而後思得君子而用之豈不晚哉此聖王所以貴百年之計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一章書是孔子指成德者之心體以示人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人心之本體也蓋人之心體本無障蔽而不惑本無牽繫而不憂本無委靡退怯而不懼自人心一有所蔽即有疑惑惟夫有知之德者格物致知不昧虛靈之體則事物之交凡是非可否無不坐照無遺何惑之有自人心一有所累即有憂患惟夫有仁之德者涵養純熟渾然天理之公則境遇之

來凡窮通得失無不順理安行何憂之有自人心一有所怯即有恐懼惟夫有勇之德者至大至剛直養浩然之氣雖當大節重任險阻艱難皆毅然處之無逡巡退縮之意何懼之有此皆成德之事學者以之脩己帝王以之治天下國家皆不外此故知至於不惑則足以照臨四海仁至於不憂則足以幷包九有勇至於不懼則足以裁決萬幾帝王之學尤所當加意者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學望人也孔子曰人之造詣不同學貴循途而進如人志氣邁往鋭然以典學自命是可與共學矣然學必專心致志向道而行而後不為他岐所惑初學之人或識見未定未能實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是可與共學者未可遽與之適道也既勇往以從之矣必躬行實踐有所執持而

後不為外誘所奪適道之人或操守不堅未能固執而不變是可與適道者未可遽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然守而未化也惟聖人一理渾然汎應曲當於事變之來各適其輕重之宜如權之稱物者然彼能立之人或不能通權達變以幾夫時措咸宜之妙是可與立者未可遽與之權也學至於可權然後為學之功全矣蓋為學之道不容躐等而進當循序以致其功亦不容得半而足尤貴層累而造

其極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一章書是孔子借詩以勉人用思之意昔逸詩有云唐棣物之無情者也其花尚翩翩然揺曳若有感而動矣况我與爾人之有情者也豈無所感動而不爾懐思乎但以所居之室相去隔遠而不能相及耳夫詩人之所思者固未知其所指何在孔子遂借其

言而反之曰思之為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詩所謂室遠畢竟是未之思耳若果思之則此心之靈明雖千萬里之外千百年之上一思即至初無障隔壅蔽夫何遠之有夫道在於心思乃盡心求道之功人之於道只徒事口耳而不求之於心故以為遠若求諸心則欲仁斯至何遠之有是以君子貴近思之學也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一篇皆是記孔子容貌威儀起居動靜之詳蓋聖人盛德積中動容周旋有自然中禮之妙也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居鄉黨也則見其言貌之間恂恂然信實而已謙卑遜順不敢以賢智先人有似乎不能言者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故禮恭而辭簡

如此至於與祭而在宗廟居官而在朝廷則便便然與人議論制度儀節之精微問之必審紀綱法令之詳悉辨之必明但言所當言常敬謹而不放爾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朝廷乃政事之所出又與處鄉黨之時不同故言之不容不盡而辨之不容不明如此此聖人盛德之至故隨所處而皆合乎禮之中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門人記曰吾夫子之入朝也方君未視朝之時正臣工議政之際如與下大夫言其勢分猶卑言或可以直遂則當言即言正辭斷義無所委曲但見其侃侃然剛而直也若與上大夫言其體貌尊重言不可以徑情雖理之所在持正不阿然必顏色和婉辭氣從容但見其誾誾然和悅而諍也至君既出而視朝夫子極其敬謹不敢一毫怠忽則踧踖如而恭敬不寧也

但常人過於矜持未免失之拘迫夫子卻又從容和緩動容周旋不過其則與與如而威儀中適也聖人之事上接下各中其節如此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也古者列國諸侯朝聘往來主賓相見之時有為之擯相者主謂之擯言其接待賓客也客謂之相言其輔相行禮也門

人記曰吾夫子當君命有召使之為擯迎接賔客此乃兩君交好大禮所繫故夫子一聞君命敬慎之至頓改常容觀其顔色則勃然變動不類平時之安和自適觀其步履則盤桓不安屏營不寧有似欲前進而不能之狀此是承命之初其敬有如此及賔至而君迎之時賔主有命為擯者遞傳賔主之命以相達夫子此時適為次擯有上擯居於身之右有末擯居於身之左故拱揖所與同為擯者或揖左人傳命而

出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而入則以手向右然手雖有左右而身則端整自如未嘗隨之而動但見其衣之前後襜如其整齊也及賓主相見之後主君延賓而入為擯者當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夫子於疾趨而進之時足容雖疾手容自恭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然此是行禮之時其敬有如此行禮既畢主君送賓以出賓方退出之際主君之敬未解夫子必復命於君曰賓已出不復回顧矣所以舒君之敬不

使勞於瞻望也此是禮畢之後其敬有如此夫以為
擯一事自始至終無不中禮如此此所以為盛德之
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
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
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也門人記曰吾夫子

趨朝之時方入宮門去君雖遠敬心已切但見其曲身而行鞠躬如也雖公門高大卻似不能容其身者然其立也必不敢當門之正中避所尊也其行也必不敢踐履門限恐不恪也敬於入門之始如此由此而進則為君所宁立聽治之虛位夫子過之見位如見君其顏色則勃然變動其行步則躩然而盤旋其言語則訥訥然謹慎收斂似氣不足以出聲者敬於過位如此蓋去君漸近故其敬漸加與入門之初

不同矣當升堂之時則兩手摳衣下縫使之離地以防傾跌之患歷階升堂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其心敬氣肅深自屏藏似不息者蓋愈近君則愈敬慎視過位之時又不同矣夫子見君已畢由是下堂而出降階級一等始稍舒其顏色有怡怡然和悅之意然其敬君之心有終不能忘者但見其下盡階級趨走以就於下則端拱如翼手容之恭如故也復其朝班之位而立依舊踧踖而恭敬不寧身容之肅如故也蓋

自始至終一於禮如此可以為人臣法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容也門人記曰夫子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執持國君之命圭以通其信則敬謹之至鞠躬如也有如至重而力不能舉者身容何肅也執之平衡心與手齊有時舉手向上則如與人相揖者未嘗失之太高有時俯手向下

則如以物與人者未嘗失之太卑手容何恭也其色之見於面者勃然變動如臨戰陣之時色容何莊也其容之形於足者舉足促狹曳地而行若緣物然足容何重也及聘問之後以君命獻禮物於鄰國之君所以達君之情但見夫子有和悅之色視聘時漸舒也享畢又以私禮見鄰國之君所以伸己之敬則愉愉如而又加和也蓋敬以盡聘問之禮和以達聘問之情惟夫子其能不辱君命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衣服之制也門人記曰聖人持身即一衣服亦不苟如常服則不用紺緅二色以為衣之領緣蓋紺乃深青揚赤色為齊服之飾緅乃絳色為練服之飾故不以之飾常服也私居之服不用

紅紫二色合赤白而成紅合赤黑而成紫皆色之不正者也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故不以服之私居也其致謹於服色之辨如此時當乎暑則服單葛之衣或取夫絺而精者或取夫綌而麤者然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暑服宜於輕淺而不宜見體也時當乎冬則隨所服之裘裼以所宜之衣如黑羊之裘服以朝覲則裼以緇衣欲黑色相稱白麑之裘服於聘享則裼以素衣欲白色相稱黄狐之裘服於

蜡祭則裼以黄衣欲黄色相稱此公服之制也若私居之裘其制則長取其温暖而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舉動也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為之以其毛深温厚可以禦寒而適體也其致謹於裘葛之制如此服必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乃去凶即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衣必有裳也朝祭之服取其方正其下裳則用正幅如帷幔然謂之帷裳然人身

之腰為小故於兩旁為襞積有衣褶而無殺縫也若非正服之帷裳則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倒合之殺縫矣以其殺於下齊者一半故謂之殺縫其制上窄下寬取其省約而不妄費也其豐儉各有所宜如此如弔服所以哀死也若羔裘之朝服元冠之祭服則不用之以弔蓋不以吉服而用之於凶服也朝服所以覲君也孔子時雖致仕每月之朔必服其朝服而北面以朝蓋不以致仕而忘乎君也其謹於吉凶之

禮又如此蓋衣服所以文身亦聖人之所必謹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謹齊之事也門人記曰夫子將祭祀而齊戒沐浴既畢必更明衣而衣以布為之不但內志之清明而且外體之純潔也齊戒之時既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以防其褻而寢衣之制周身之外仍長有一半使其可以覆足也其致潔以盡敬如此至於平居之食有常

品矣齊則必變其所食不飲酒不茹葷恐以臭味之故昏吾精明之德也平居之坐有常處矣齊則必遷其所坐不安常不襲故恐以便安之習奪吾慎重之心也其變常以盡敬如此此可以得聖人謹齊之心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

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飲食之節也門人記曰聖人之飲食不特為養生計蓋亦有道存焉飯食雖不求其精而亦不厭其精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之膾雖不求其細而亦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有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也夫食之有益於人者固不厭而傷人

者豈食之乎故食取其精也苟飯傷熱濕而饐或味變而餲則不食膾取其細也苟魚爛而餒與肉腐而敗則不食若未敗而色已變此色惡也則不食未敗而氣已變此臭惡也則不食人事之烹飪或失其節者不食天時之成熟未至其期者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傷生故夫子謹之夫物之有害者固不食而無害者亦豈苟食之乎割肉以正為貴不正則與心體違不苟食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致用不備

不苟食焉且不徒不苟食而所常食者亦自有節蓋人資穀氣以養生若肉味過多反勝五穀之氣致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雖不辭其多而不使其太過也飲酒以合歡若崇飲不已既能昏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雖不限其量而不及於醉亂也至若酒出於沽脯出於市恐不精潔或至傷人故皆不食若夫薑可以通神明去穢惡故每食常設而不撤去凡飲食之道惟適可而止不太多而過飽恐傷

生也其養生不既周乎夫日用之飲食固愼而頒於人者亦有節夫子當助祭於公庭而有胙肉之得也歸即頒賜不得經宿盖重神惠而尊君賜故不敢遲也至於家廟之祭肉雖可少緩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過三日皆以頒之於人若過三日則肉敗而人不食之是褻神之餘矣故不久畱也其頒食有當可之節如此夫子當食之時則心安於食雖人有問及亦不輕於荅也當寢之時心安於寢亦不輕於言也其

食也雖蔬食菜羹亦必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其祭雖小亦必齊如其誠敬焉此皆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如此蓋不止於養身而亦所以養德學者能隨事而體察焉何莫非道之所在也

席不正不坐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所處必以正也門人記曰夫子心安於正事事皆整齊嚴肅故於席位或偏向不正

自不苟於坐焉蓋東西南北各有正位在聖人心安於正席不正則與心不合心便不安故雖小不苟也則其出入起居之無不正可知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居鄉之事也門人記曰夫子之居鄉也或與鄉人宴會飲酒時則少長咸集矣其中有六十以上執杖而行之老人夫子必加尊敬宴畢之後杖者出夫子即隨之而出未出不敢先既出不

敢後也其敬長如此周禮方相氏主索疫鬼而驅逐之季冬之月則命有司大儺以驅除鬼祟而迎納吉祥也葢此禮雖古而近於戲夫子家居遇鄉人行天儺之禮則敬君命而服朝服以立於東階焉以鄉人儺於我家我有主道也其敬古禮如此此居鄉之道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也門人記曰夫子之與人交也一出於至誠而不欺如所交之人在於他邦夫子遣使候問使者臨行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有如親見其人不以其在遠而廢敬也季康子曾饋以藥夫子拜而受之以答彼之慇勤也且直告使者曰丘尚未知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以不敢嘗告之其受饋之誠又如此夫子誠善

與人交者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仁民先於愛物也門人記曰一日夫子養馬之廐被火焚燒夫廐為火焚傷馬必矣夫子自君之朝退而來歸聞之即問曰火得毋傷人乎未嘗問及馬也蓋惟恐人之傷故不暇及於馬耳夫天地之生物於人為重當倉卒發問之時意不在馬而專在人聖人其體天地之心為心者乎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事君之禮也門人記曰凡臣之於君務期盡禮毋論事之大小悉當以謹敬持之若夫子則無一事之越於禮者君或賜以熟食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尊君賜也君或賜以生肉必烹調使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或賜以

生牲必畜之於家無故不殺仁君賜也其盡禮於受賜有然夫子或侍於君而食於君之側其時君祭而置品物於豆間則已不祭而先飯蓋禮君賜之食而客之則命之祭夫子不敢當君之客已故先飯以示為君嘗食之意其盡禮於侍食有然夫子或以疾寢而君視之倘得扶疾而以臣禮接君固其心矣勢必不能則首居東以受生氣加朝服於身又拖大帶於上不忘恭也其不以疾而廢禮又有然君或有事而

以命來召僞可即升車而行所不辭矣若猶未駕則迫不容待徒步以往不俟駕而遂行急君命也其不以勞而廢禮又有然蓋分義之必循斯禮文之必謹夫子於纖悉委曲無所不竭其誠敬是不獨持一身之小節而正以立萬世人臣之大常也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交朋友之義也門人記曰朋友

為五倫之一原以義合者也夫子之於朋友莫不以
義為斷如朋友不幸而死無親屬以主之是無所歸
者於義為當殯者也夫子即曰於我殯蓋揆乎事理
之宜遂直任而不辭也如朋友之餽或輕或重皆交
際之常於義所不當拜者也是以雖重如車馬非餽
祭肉者比則直受之而不拜蓋祭肉之所以拜者敬
其祖考同於已親也車馬豈其倫乎此夫子所為惓
合乎當然也蓋義受裁於心夫子不以存殁易其心

不以貨利動其心惟心能有主故義無不盡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容貌之變也門人記曰容貌乃德之符夫子隨事順應適當乎理其形諸身而見於色者各有不同凡人寢處恒易流於肆夫子雖舒布其四體而不至偃卧以如尸私居不必過於拘夫子

雖慎持於平日而不事矜莊以為度其容貌之見於處己者如此若夫有喪之人所當哀也夫子見齊衰者雖所親狎必變色以待之有爵與無目之人所當致其尊與矜之誠也夫子見冕者與瞽者雖當燕見必禮貌加之至夫子當在車之時見有服凶服者則惻然不寧而為之式見有負版籍者則肅然起敬而為之式此一以哀有喪一以重民數也至夫子當燕享之時主人設盛饌以相待必變色而起以致其敬

所以重主人之禮也其容貌之見於接人者如此至迅雷風烈乃天變之大者夫子當此必變其常色惕然恐懼蓋敬天之怒而不敢逸豫以自安也其容貌之見於敬天者又如此夫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其出之也非有心而觀之者則各異至如見負版而式遇風雷而變則尤所以重邦本而畏天威也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升車之容也門人記曰我夫子

正直存於中而肅恭著於外隨其所在莫不見其有敬容無肆容人當升車自無不立而執綏者然或未免於偏倚也惟夫子則必正立執綏而一無偏倚焉及既在車中則瞻視有常未嘗回首而顧也言語必慎未嘗急遽而言也手容必恭未嘗妄有所指也蓋敬容之見於乘車者如此夫禮大夫得乘車尚或稍縱即不足以見盛德之容而且惑人之視聽夫子之不待謹而自謹也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時中之聖其所會心者無非時也門人記曰鳥之為物雖微見人之顔色不善斯舉翩而他往又必廻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集焉何其能見幾而舉擇地而集如此昔者孔子見雌雉存於山梁之上因感而嘆曰彼山梁之雌雉當飛則飛其飛也以時當下則下其下也以時時哉時哉子路

不悟以為時物而共向之有執之之意焉遂三嗅而作其在山梁也非翔而集於山梁者乎其嗅而作也非見子路之色而舉者乎是可以知鳥矣更可以知夫子之有取乎時矣蓋孔子於君臣朋友父兄宗族之間一言一動莫不各盡其道非屑屑以求其合時當然有無不然耳此所以深有取乎時也記者記此以終鄉黨正以明聖人之悉因乎時云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論語解義卷八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日講四書解義卷八

論語下之一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復古以維世也孔子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宜至和而作樂是二者誠不可斯須去

身也但世運不同習尚亦異至今日而寖非矣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適中今但見其簡朴而以為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乎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也以俗尚觀之孰不喜為君子以求觀美哉吾則不然如用禮樂以治身則思斂華而就實如用禮樂以治人則思去靡以還淳寧從先進而冒野人之名耳是知移風易俗繫乎一人庸衆雖安於習俗君子貴求其當然觀孔子從先進之意其即帝王議道

自己之法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一章書見聖門之多才也昔孔子應楚昭王之聘陳蔡二國忌楚國之大因阻孔子之行於是受厄於陳蔡之間其後孔子歸魯追思往事而嘆曰吾門之弟子從我者多矣當陳蔡之厄猶濟濟也至於今或

隠或顯或存或沒皆不及吾門也夫患難適得相隨

而閑居反致離索聚散不常寧不關情邪門人因孔

子之思而記之曰夫子之所謂從於陳蔡者何人也

哉其姓字猶可識也其造詣更可觀也有得於己而

謹於身者曰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是有能

立言而善答述者曰言語宰我子貢是有通國政而

練庶務者曰政事冉有季路是有風雅可觀而聞見

博洽者曰文學子游子夏是此皆從夫子於陳蔡者

其人其品各擅其長宜夫子之不忍忘也觀門人四科之言而孔子造就人才之法可見矣即朝廷因材器使之道亦從可知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喜斯道之得人也孔子曰學者於論辨之際探求不已不但自益而更足以益人而回則不然蓋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疑問相長而後有所助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所言無

不黙契於心怡然神解蓋無所不説而又安得有所助哉雖然此可為顔淵言也至於學者宜日事於博學切問聖賢之㫖非辨晰不精天下之務非考究不明黙識心通豈易言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一章書是孔子賛閔子之純孝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行以取信於人者為真以今觀之孝哉閔子騫乎天下之以孝名者或易得之於父母昆

弟而不能得之於人又或易必之於人而反不能必之於父母昆弟處順處逆非純孝者不能盡也今閔子之孝父母昆弟稱之人亦稱之内外之間無間言者其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也如此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孝為大宜孔子深賛閔子以風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一章書見孔子謹言之教也詩經大雅抑之篇有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此深於

謹言之旨也南容每常三復白圭念兹不忘其用心

加於人矣孔子於是以兄之女妻之夫愛其女而擇

謹厚之士則言之當謹為何如邪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此一章書見好學之人不易得也魯大夫季康子問

弟子之中孰為真好學者孔子對曰吾門有顔回者

真好學人也使天假之年其所優入當不可量而不

幸其命之不永也今則亡是人矣夫人之為學當世既不可及身後不復再見寧不動人深長思哉宜孔子之致慟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之愛回以義也昔顏淵死其父顏路以家貧不能具葬乃請孔子所乘之車賣以為椁

意欲從厚以安賢子也孔子曰人之子雖有才不才之分而以父視之未嘗有異亦各言其子也昔吾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賣車而徒行以為之槨此故何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今豈可為回而舍車乎蓋顔淵一生安貧樂道死生一致雖無槨何傷惟孔子知之深故不以薄葬為嫌非吝於一車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此一章書是孔子悼道之無傳也昔顔淵死孔子傷

悼之曰天之生回斯道有賴亦予之大幸也而不意

其遽死也噫天喪予天喪予天豈獨喪回也哉予誠

不能釋然於天道矣孔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

喪斯文下失顔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絶

續皆天也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

為慟而誰為

此一章書見孔子哀之發而中節也昔顔淵死孔子

傷悼之極於是哭之慟從者勸止之曰哀傷有節子之哭回可謂慟矣孔子曰予之哭回有慟乎予不自覺也雖然哀可節也至於回而有不能自已者矣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哉慟者一時而傷者無窮孔子之為道惜人如此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循理責門人正所以愛回之深

也昔顏淵死門人以其為大賢也而欲厚葬之孔子止之曰回之為人正無須於厚葬也於理不可門人終以為不厚不足以寵異顏回於是厚葬之孔子嘆曰回之平日視予猶父也予乃今不得視回猶子也使回不安於身後予亦何以自安哉然此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二三子之心大異於回之心如此愈令人思回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務遠之心也季路問鬼神者人之所當事其道當何如孔子曰可見者人不可見者鬼神未能事人而得其歡心焉能事鬼而冀其來格乎季路又問死者人之所必有其道為何如孔子曰難窮者生不必究者死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可見人鬼總是一道死生原屬一理惟務力於平實之處即知明足以通幽而全

生即以全歸豈可舍近求遠而騖於幽杳難知之域哉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諸賢之氣象也門人謂昔夫子在坐而閔子侍側則見其外和內剛誾誾如也至於子路則見其果敢發越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見其端莊正直侃侃如也觀四子之氣象即以知四子之

造詣斯道有人斯世有賴其時夫子若有欣欣然不自禁其樂者然四子之中惟子路過於剛强非終吉之道故夫子亦甞警之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不過據理而論欲子路之損過以就中也而不意子路之終不能也可惜矣夫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魯之心也昔魯有長府其來舊

矣一旦欲改作而更新之此乃變制之漸亦聚利之萌也閔子騫婉言以止之曰天下事創作者難為功完舊者易為力彼長府雖久未至大壞因其舊制稍加脩葺何為不可何必改作而為勞費之事乎孔子聞而賛之曰夫人不輕於言者也惟其不輕於言故一言而關生民之大計動當事之深思言必有中可謂仁人之言哉大抵勞民傷財之事所損雖在一時而變歷代之規模啓聚斂之竒法關繫正自不小閔

子不極言其弊所以婉而易入孔子復稱説其美愈令聞者知愧聖賢之愛魯民正其深於愛魯君臣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作人之法也孔子曰聲音之道通於性情瑟雖一藝也而平日所養皆可立見由之鼓瑟若直任氣質無一涵養者然奚為於丘之門乎此蓋欲由自警省而進於沉潛也乃門人不知遂不敬

子路孔子曉之曰二三子何遽輕由邪據今日之由可謂升堂而登高明之地矣特未入室而造於精微之域耳使由能自勉寧有限量而二三子之輕由何邪可見學問無窮自足者固非而輕人者更非孔子此言不但造由亦所以造門人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中道約人也聖門弟子有顓孫

師與卜商二人者雖俱稱為賢而所造各有不同故子貢偶舉以問曰師與商也孰為勝乎孔子曰師也才高意廣往往至於太過商也篤信謹守往往失於不及二人所造如此觀其所造而賢不賢可知也子貢不達其義乃問曰天下之事未有不以過為勝以不及為不勝者商既不及然則師已愈於商與孔子曰學問之道貴適乎中不及者固失之卑陋而太過者亦失之夸張其非中道正自等耳安見其為愈哉

蓋無過不及之謂中使學者各省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庶幾斯道之有賴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正黨惡之罪以警權臣也昔周公以叔父之尊兼安定之功分封魯國其富宜也季氏魯大夫耳而乃富於周公其攘公害民之事可忍言哉冉有以聖門之高弟而為季氏之家臣自宜救正

其過上全國體下安民命斯為盡忠之道也乃不能以道事主而為之聚斂而增益其富其不義甚矣孔子絶之曰吾之門以致君澤民為教而求乃以黨惡害民為悅殆非吾徒也此而不聲其罪則不肖之徒亦何所不至哉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可見聖人惡惡必先絶其黨在冉有不過欲邀季氏之歡心而不知難逃於聖門之公論使小子傳之而共懼即季氏亦聞之而知警真仁人之心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此一章書是示人宜進學以化氣質之偏也孔子嘗評論及門之才質謂凡人氣質不能無偏而皆不妨於進道特患不能自知其偏則無以施轉移之功耳即如柴也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可謂曰愚參也資稟遲鈍而警敏不逮可謂曰魯師也容止可觀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是之謂辟由也粗直自遂而少溫潤和雅之文是之謂喭使此四子者各率其性與庸俗

人何以異而不知能進之以學則皆任道之器也蓋四子得聖人而師之知其偏之所在或充之以學問或文之以禮樂俱不失為大賢然則人亦貴自勉耳豈可以資氣之偏駁自諉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人所長以進其所不足也孔子曰吾門之有回賜其聰識未嘗不相近也而中實有不同者焉回也以明睿之姿務深潛之學其於道也

殆庶幾乎但見其陋巷食貧屢至空匱而處之泰然何其澹忘若此也若夫賜則不聽受貧富之命而務生財以致富焉較之安貧樂道者爲何如乎然其才識明敏凡所億度每每切中實有過於人者倘由此而充之其進於回何難乎此可見氣質偏雜者不可以自畫而賦資明達者尤不可以自炫使子貢而不聞聖人之教則安知不終以貨利遺譏而小慧自誤邪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生質之美而進之以學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一而獨有所謂善人者其道為何如孔子曰凡人之囿於氣質者多矣即或有志向上亦必循途守轍而後可以合道惟善人不拘聖賢之成法而自無偏雜之患殆不踐迹者然每自任其性情之本然未嘗加以深造之功而亦不入於室合而觀之而善人之為善人可知矣蓋生質之

美不可易得亦不可盡恃况有聖人之基而能不以學問自限其優入也不更易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考行之法也孔子曰人之情僞不可見所可見者容貌詞氣之間而已然容貌詞氣有一見而即決者更有屢見而未易測者若專以論之篤實似乎有德而即許與之則安知其為表裏如一之君子者乎亦安知其為外篤而内不篤之色

莊者乎以君子待人雖忠厚之道而偏為色莊所欺則迎合之弊自我開之矣甚矣容貌詞氣不可以定人品也所以古帝王取人之法既觀敷奏之言尤詳明試之功然後賜之車服申之考績不遽以知人自任所以無失人之譏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人施教之意也昔孔門弟子有子路者嘗有聞而患未之能行因問曰人之於道以能行為貴自今一有所聞即當勇往行之乎孔子曰聞善固當勇為然父兄在上必須酌於義理審於時勢有不敢不稟命者奈何可率意而行之也又弟子有冉有者嘗悅道而患力之不足因問曰人之求道力行甚難自今若有所聞即宜黽勉行之乎孔子曰

行善不宜推諉一有所聞即宜去其因循鼓其志氣有不可不勤敏者豈可不篤實行之也此孔子因人施教妙於裁成在人或未之知也維時弟子公西華者見二子問同而答異不能無惑因問曰為學者皆有定向施教者自無異同由之問聞斯行諸無異於求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無異於由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聞斯行之所問同而所答異此赤之不能無惑也孔子曰子知二子

之問同亦知二子之材異乎求之資稟過於柔柔則凡事畏縮不肎前進故告以聞斯行之蓋使勇往力行以變其怯懦之習乃因其不及而進之也由之資稟過於剛剛則凡事鋭進無所取裁故告以有父兄在蓋使安分循理不流於妄動之失乃因其過而退之也或進或退總因其人而成就之而又何疑乎總之聖人教人不欲其過不欲其不及惟使之合乎中道而止故無人不在其陶鑄之中此所以為萬世之

師也與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此一章書見聖賢遇變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為匡人所圍倉卒遇難顔淵偶失在後其時匡人肆惡在孔子自不能無慮焉及其遇也乃不勝其喜而謂之曰吾與汝相失以汝被圍而死矣今幸在邪顔淵對曰回於夫子身雖二而道則一今也道未墜地文

既在茲匡人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夫子既在則回亦以道為重豈敢輕於赴鬬以死乎可見聖賢以道義自重雖死生在前審處不苟而況區區進退得失之故邪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沮僭竊扶綱常之深心也季子然是季氏子弟昔仲由冉求為季氏家臣季子然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門人若仲由冉求者其人品才識可謂大臣與以陪臣而擬大臣其僭甚矣孔子荅之曰吾以子之問我必有非常之人與非常之事今乃以由求為問亦非吾之所望於子者矣且子以由求為大臣豈知大臣者邪蓋所謂大臣者大以道耳凡事皆以道佐其君與百職事之承順奔走者迥乎不同

如君之行合於道則為之賛助以成其美如君之行不合於道則為之匡救以補其闕務期引君於道而後已如是人而信用之則上而成就君德下而利濟斯民一德一心可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使不加信用而見有不可也亦惟抱道而退必不枉道以為身辱也大臣之為大臣固如此今由與求也同為家臣止可謂從政之具臣而已豈大臣之比乎此孔子抑二子正所以折季氏也乃子然又問曰二子既非大臣

則凡行事之際亦唯唯聽命而無所可否與孔子荅
曰由求雖不知大臣之道然名分所在則彼皆知之
使安常處順彼從之可也若不顧義理而犯天下之
首惡吾見其灼有定見確有定守必不黨同以從人
也葢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二子從己以助亂故孔
子隂折之此僭竊之萌所以潛消而綱常之大昭然
而不可掩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一章書見學乃為政之本也子羔姓高名柴孔子

弟子昔費邑屢叛難治子路曾為季氏家臣因薦子

羔為費邑之宰以子羔為人質朴可鎮服以弭其亂

也不知子羔質雖美而未嘗學問將內則妨於脩己

外則妨於治人愛之適所以害之也故孔子曰賊夫

人之子是深責子路之妄舉也而子路不悟乃强辭

以應曰費之中有民人焉可以治有社稷焉可以事

治之而求所以治之理事之而盡所以事之道此即學之大者何必拘拘焉從事誦讀然後謂之學哉子路此言蓋與孔子之意左矣故孔子責之曰凡人不論理之是非情之當否但以口辯取勝是我素所深惡而痛絶者也今由也不揆義理而惟以口禦人可無從而自省乎古者學古入官必先從事於學而後於脩齊治平之理持之有本而施之有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誠不可不以典學為要務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世必先考志也曾晳名點是

曾參之父昔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孔子之

側孔子欲觀其志乃謂之曰人或拘於少長之分而

不罄其所懷故欲内考其心不可得也今我與爾雖

有一日之長但有懷必吐毋以我長而不言也且爾

等平居自念則曰吾之才識可為世用但人莫知耳

如或有人知爾而用之其將何所挾持以副其知邪

此孔子欲觀諸賢之志而裁成之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此一節書是子路之言志也時子路一聞孔子之言遂不復退讓輕遽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繁多且管攝乎大國之間動多掣肘加之以師旅而調發

不寧因之以饑饉而荒歉不足此固時勢之難為者也使由也當此而為之外禦強隣內養百姓脩政教勤訓練比及三年之久可以使民有勇而且知親上死長之方焉是則由之志也孔子聞而哂之非哂其志之小乃哂其言之輕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此一節書是冉有之言志也當子路既對之後於是

問求爾之志何如冉求對曰以求之志不敢任千乘之國也但方六七十里之小國或五六十里之尤小者使求也處此而為之制田里教樹畜輕徭薄賦開源節流比及三年之久則仰事俯育有其資水旱凶荒有其備可使家給人足無凍餒之虞焉如此者亦但能使民不匱耳至若民性易侈有禮以節之民心易蕩有樂以和之則俟夫才德兼全之君子非求之所能也其言詞謙退有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此一節書是公西華之言志也當冉有既對之後於是又問赤爾之志何如赤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我即能之也但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願於此而學之如彼宗廟有祭祀之事鄰邦有會同之事皆禮之所在也赤則服禮服冠禮冠願為贊禮之小相焉於時序其儀節使君無失禮於宗廟審其應對使君無失

禮於諸侯是赤之志也其言辭讓退又如此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此一節書是曾晳之言志也三子之言既畢於是問點爾之志何如蓋三子言志之時點正在鼓瑟至是方闋而餘音猶鏗爾可聽也迨承孔子之問乃舍瑟

而作進而對曰點之爲志與三子之所具不同也孔
子曰志雖不同庸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之所在正不
必同也點乃曰點之所志原無需於異日而正不外
乎目前即如今莫春者天地之氣甚和足以適懐單
袷之服既成足以適體因而偕我同志冠者五六人
焉童子六七人焉少長咸集薄言出遊或相浴於沂
水之温泉或乗風於舞雩之高爽乗興而往適興而
止此唱彼和相與歌詠而歸焉是則點之志如此而

已他何慕焉孔子乃有契於心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也蓋喜其有民胞物與之量果不同於三子也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五節書是曾晳質三子之言志也時三子既盡所

懷於是皆出而唯曾晳獨後乃問於孔子曰適三子之所言者其是非得失何如乎孔子曰三子之言雖有不同要不過各言其志之所存固非誇大而無實也點又問曰三子既各言志而夫子之獨哂由何與孔子曰凡為國者必以禮為先而後上下不爭各安其分而國可治今由之言辭急遽有失遜讓是以哂之耳點又問曰冉求志在足民其所治者亦必一國之民也豈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而即謂非邦也

與孔子曰國有大小其為邦則一也安見百里者即為邦而六七十五六十者遂非先王分茅胙土之邦也者點又問曰赤之志雖在禮樂而所願者則不過小相豈赤之所為者亦非邦也與孔子曰宗廟以享親會同以睦鄰皆諸侯之事赤之志既在此謂非諸侯而何且赤之所云小相者特自謙耳倘以赤之嫺於禮樂而為之小亦孰能出於其右而為之大乎觀求與赤之所志同是為邦則孔子之哂由者可無再

問而自明矣要之聖賢之學務因時處中隨在各足雖功蓋天壤總無加於性分之外原無所容其矜張也所以才具雖足以用世而尤必涵育於中和觀聖人許點哂由其造就之方不更悠然可見與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孔門治心之實學也為學莫切於求仁故顔淵以仁為問蓋欲得仁之本體而從事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莫可名言存乎人者天理當然之則謂之禮人心私欲之累謂之己為仁者但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即此是仁原無俟乎他求也此理人所同具但多習而不覺耳果能於一日之間克己以復禮則天下雖大遂莫不翕然稱許其仁焉其效之

大而速者蓋如此夫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之為克為復止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借資於外而由人乎哉於是顏淵聞克復之訓有會於心而直問克復之目蓋欲實用其力而不復疑也孔子曰凡人欲心勝者應物之際多不合於禮必也制於未發之初謹於將動之始視必以禮非禮則勿視聽必以禮非禮則勿聽言必以禮非禮則勿言動必以禮非禮則勿動蓋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

者克己也己克則禮復而仁不在是乎此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也顔淵一聞此言自覺求仁之功實有可據乃直任之曰回雖不敏而夫子之教則確可循也請從事於心務於視聽言動之間自克而自復焉豈敢自諉以負夫子之教哉要之為己為禮即人心道心之説也茍隨時省察則人心自去道心自全於以仁覆天下亦何難之有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以省心為仁也昔仲弓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存於心不外敬恕二者而已凡人見大賔時無不肅然起敬至出門之頃則易忽也若心不敢肆即一出門而儼然尊貴在前如大賔之是見焉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也人承大祭時無不恪恭致敬至使民之時則易慢也若心不敢放即一使民而宛然

天祖式臨如大祭之是承焉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也此敬之至也又以見賓承祭之心而體勘於人己之間凡人以非禮加諸我是己所不欲也己所不欲而即不以施於人此恕之至也如是存心敬恕則凡身之所處或内或外皆吾考証之地矣若能外而上下相安在邦無怨内而宗族相悅在家無怨是無在非敬恕之徵驗即無在非敬恕之流通也而寧不謂之仁乎故仲弓直任之曰雍雖不敏而夫子之語則

確有所據也請自盡其敬恕之功以考無怨之效敢不黽勉以副明訓哉要之仁存於心有物蔽之而即昏惟是時時體認敬以立其體而恕以達其用此天德之所以常存而身世之所以咸善也與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此一章書見為仁在於存心也司馬牛名犁孔子弟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之道在於存心心之存與

不存可於其言見之惟仁者涵養既純隨在緘默凡啓口之際若有所隠忍而不敢輕發者焉子欲為仁亦惟在乎謹言而已矣乃司馬牛未達其故復問曰仁道至大當非緘默足以盡之其言也訒即此便可為仁矣乎孔子曰訒言非易事也人惟心之不存故凡事率意而妄為而言則輕出而無忌若仁者心存不放凡事皆熟思審處而不敢苟且慮始圖終必敬必慎是為之如此其難也彼為之既難則雖欲輕出

一言而不暇多置一言而不敢雖欲不訒可得乎蓋司馬牛多言而躁雖因其人而教誨之而要之言之訒者則心必存心之存者則理可得此巧言者鮮仁而吉人之辭恒寡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此一章書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昔司馬牛問君子於孔子彼以君子為成德之人意必有所竒特而

不同於人者在也孔子曰君子心常舒泰絶無繫累之私縱憂懼之來亦不能免而君子之心恒不見有可憂可懼者焉欲為君子亦不憂不懼而可矣司馬牛復問曰君子之道人所難能豈一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孔子曰不憂不懼未易言也凡人涵養未純識見未定則禍福利害皆足以累其心故事未至而多慮事既至而若驚此憂懼之所以不能免也若君子之心光明正大無愧無怍省於内者無一毫之

疚病足以累其心縱有意外之事皆以理自信而以命自安夫何憂懼之有哉此蓋脩己功深造於成德之域者乃能如是誠未可以易視也按司馬牛之兄桓魋作亂牛嘗憂懼故孔子從而慰釋之要之内省不疚誠君子切實之學也蓋君子常存敬畏則其心皆天理而無繫吝之私然則兢兢業業夫亦内省之實際與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此一章書見人當脩己以聽天也昔司馬牛之兄桓魋為亂於宋而其弟子頎子車者又與之同惡司馬牛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曰兄弟有手足之誼若能相安相保真天倫至樂之事也乃人皆有兄弟之樂而我獨無之不亦大可憂者乎子夏乃從而解慰之曰商也嘗聞諸夫子之言矣謂人之死生皆有所稟之

命不可移易富貴各有所主之天不可强邀凡人於所處之境但當順受之而已觀夫子此言可見兄弟之有無皆天命也憂何益焉且吾人處世亦當以君子為法耳君子知天命之所在而順受之惟盡其在我而不為外物之所揺故其持身以敬而無始終之或渝待人以恭而親踈厚薄之間皆合於禮而得其當以此恭敬於人則人亦恭敬於我由是而感化所及即四海之廣皆我同胞之兄弟也而又何患乎無

兄弟邪然則人之處世特患不能自脩耳憂何益哉

葢子夏寛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巳之言而要之恭敬

有禮乃處己待人不易之道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巳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逺也巳矣

此一章書見人心自有真明不必騖乎髙逺也子張

問曰人情多變物類甚紛難於鑒别非至明之人不

能窺其隱深也必何如方謂之明乎孔子恐其馳於

遠而失之近乃告之曰人之蔽於遠者由其蔽於近也如譖人而直言人過猶易窺測惟譖而浸潤焉者旁引曲喻日積月累一如水之浸物者然則聽之者必為所惑而不覺其入矣如愬寃而其詞稍緩猶可揆度惟愬而膚受焉者形容痛楚情詞迫切殆如身受其禍者然則聽之者必為所動而不及致詳矣夫用機如是之深設心如是之狡皆人所不能察識者若能燭其僞辨其奸而能不行焉則是聰明獨湛洞

見隱微是可謂之明也巳矣且不但謂之明而巳也有如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能不行焉者自非鑒識精明超然萬物之上者未易至此豈非明之至而為遠者乎葢人心本無不明而惟至應物之際則往往為其所蔽而不及覺或恐為其所蔽而以意揣度疑慮紛紜是求明而愈不明矣此致知格物居敬窮理為求明切要之旨也與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巳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此一章書見為政者有經有權而總以信為立國之要也昔子貢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為政者凡以為此民也民以食為天必制其田里薄其税斂則食足而民生以遂矣民以兵為衛必為充其行伍時其訓練則兵足而民生以安矣然兵食既足而民心未孚則民豈可恃乎必勤施教化彰明禮義使民皆尊君親

上而無詐無虞則民信之矣此乃政之大經缺一不可也子貢又問曰三者兼全誠美矣倘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將以何者為先乎孔子曰去兵蓋民既足食而且有信以固結之則家自為衛人自為守雖無兵而國可保也子貢又問曰去兵已屬權宜設不得已於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將以何者為先乎孔子曰去食夫民無食則死原不可去但自古以來人皆有死必不能免若信者乃本心之德而人之所

以立於天地之間者也使民而無信則形雖存而心已死無以自立民不立而國誰與立邪可見為政者不可徒求之富强而要必以信為本葢為上者以實心教養其民則為民者亦必以實心愛戴乎上情誼聯屬衆志成城即不言富强而富强在其中矣三代以上建國長久者用此道也不然至强如秦至富如隋而國運如彼其促區區富强亦安足恃邪此仲尼之門三尺之童亦羞稱五霸之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此一章書一是救文勝之弊一是救質勝之弊皆維世之深心也昔衛大夫名棘子成者見周末以靡文相尚而無忠實之心乃立論曰移風易俗之責惟君子是賴君子誠欲轉移風化但朴素誠實不失本來之質足矣何必虛文以相尚哉子貢聞而正之曰人

皆逐末而夫子之意獨在崇本其所立論誠君子維世之心也但惜乎意雖美而言未善雖駟馬之速亦不能追及其舌矣蓋人之為道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有文不可無質有質亦不可無文文與質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即如虎豹之鞹不猶夫犬羊之鞹邪此夫子之言為未善也夫文非質無以立而質非文無以行內外輕重原自較然由棘子成之言固已矯枉過正

而子貢之論亦渾然而無所别必如孔子文質彬彬之説而後為大中至正萬世無弊之道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此一章書見足國莫先於足民也哀公問於孔子弟子有若曰今者年歲饑荒國用匱乏將何策以濟其困乎蓋哀公之意欲加賦以足用耳有若對曰國家

之用原取足於民若取之有制用之有經則國用常足而無凶年之患君欲足用盍行我周徹法乎公曰徹者什一取民之制也我魯自宣公税畝以來已十分取二至今用猶不足如何更行徹法乎有若對曰君民原屬一體徹田之制正通乎上下而為之計也如徹法行則井地均而穀禄平取民有制而民無暴征之虞是百姓足矣百姓既足則輸將恐後凡軍國之需自無匱乏是藏之田野者非即藏之府庫者乎

與君不足者無有也若徹法不行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取民無度而民有貧窶之苦是百姓不足矣百姓不足則正供維艱豈有賦稅不前而經費不缺者乎是孰與君以足者乎可見國用之足與不足惟百姓與之有國者不當以足用為念而當以愛民為心蓋民猶子也君猶父也豈有子富而父獨貧者誠知君民之一體而後信藏富於民損上益下之說之非迂也

子張問崇徳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徳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貴於誠與明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得於心之謂徳而徳何以崇蔽於心之謂惑而惑何以辨此葢欲求進於高明也孔子告以切己之功曰徳之欲崇也必須先立其本而加以培益之功夫吾心之誠實真切者忠信是也要當常存於内使為主宰而無一毫之虚偽則其本立矣然忠信而

或有拘牽則不合於義而亦為德之累也故於義之所在又須隨時遷徙使合乎宜則內外兼資表裏交養而德有不崇者乎至於欲惑之辨亦當知其所為惑者而惑自辨矣如人之生死皆有一定之命非因乎人之愛惡為轉移也有如愛是人也則欲其生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生也惡是人也則欲其死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死也況止此一人耳忽而愛之既欲其生忽而惡之又欲其死總此一念愛惡之

私變遷無常直欲使造化生死之權隨我轉移豈非惑邪誠一返心自思則惑自辨矣總而言之君子脩德必本於存誠而去蔽莫先於窮理誠立則德日隆理明則知自至有志者亦惟加之意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此一章書見為政在於盡倫也齊景公一日問為政

之道於孔子孔子曰為政固自多端而其要則在於盡倫必為君者主治於上而止於仁為臣者承事於下而止於敬為父者作則於前而止於慈為子者祗載於後而止於孝斯大倫既敦而治理可由此而舉君臣父子豈非人道之大綱而為政之根本與景公聞而嘆曰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論也信如君不盡君道則不成其為君臣不盡臣道則不成其為臣父不盡父道則不成其為父子不盡子道則不成其為子

君臣父子彛倫既斁則紀綱法度亦文具耳欲其長治久安必不可得即使倉廩充實米粟豐盈吾亦安得而享之邪蓋景公失政綱常倒置啓亂召變非一日矣迨善孔子之言而又不能用卒之亂之生也果不出於君臣父子之間信乎為政者必以敦倫為要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此一章書見服人貴於素養也孔子曰凡人各懷求

勝之心而訟成焉訟則情偽多端變詐百出聽訟者雖竭力訊鞫多不能得其情而使之服若不事繁詞推問而止於片言之下剖斷曲直各得其宜無不爽然輸服者其惟仲由也與蓋仲由為人忠信明決故足以服人如此是蓋非以言折直以心折之也門人因孔子之言遂記之曰子路平日未嘗以一言負人有所應諾必急踐之而不留宿蓋有言必踐是其忠信也無宿諾是其明決也彼服人有素故言出而人

自服之夫子之所以許由者乃在平日固不必於折獄之時而亦不必有折獄之事也然則觀人者亦唯覘其素行考其生平而後可乎否則漫然而許之漫然而信之鮮不失之輕忽矣一字褒貶嚴於袞鉞唯聖人能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一章書是言治貴崇本也孔子曰為治者當圖其本若徒治其末非上理也如民有爭訟而為上者審

其是非晰其情偽吾亦可以及人也必也正本清源有所以感格於先使民知恥向化相率而歸於無訟乎然此非有法以驅之也蓋平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潛消默奪若或使之耳可見為治者不貴有聽訟之才而貴乎無訟之可聽此本之所以當崇而不必徒治其末也記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尚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其斯之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本於誠也子張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曰爲政之道非可以茍且取效而亦非可以虛僞成功必所存所發各盡其誠而後治可成葢政之存於心者謂之居然求治非不甚切而不能始終如一者有之故居之必欲無倦如養民則必思何以遂其生教民則必思何以復其性一日百年無有間斷自然經營圖度用心精詳而成效可期矣政之發於事者謂之行然科條非不甚備而不能内外如

一者有之故行之必期以忠如養民則必實使得所教民則必實使成俗良法美意不事虛文自然設施措注實意流通而上理可臻矣要之政本於心總不外乎一誠而已惟誠則始終無改內外相符而政寧有不善者乎先儒謂有純王之心而後有純王之政此即無倦以忠之說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曰世

之賴有君子而不樂有小人者以其所存不同因而所好亦異其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如君子渾然成德有美無惡乃其所存也故見人之美是與己相合自然不忍棄置故誘掖之由一事而推及事事獎勸之由已能而勉其未能務成其美而後已至見人之惡是與己相背自然不容滋蔓故規戒之不使其或萌沮抑之不令其或長即人之惡或不能無而君子則決不成之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見人之惡喜其

與己相合則迎合容養以成之見人之美惡其與己相背則忌刻詆毁而不成之此正與君子相反也可見用一君子衆君子皆因之而成豈有君子盈朝而天下弗治者乎若用一小人衆小人亦因之而成豈有小人盈朝而天下弗亂者乎拔茅連茹則上下蒙休黨惡濟凶斯朝野受害觀大易否泰剝復隂陽消長之閒而後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治亂休戚所攸關用人者如之何不慎之又慎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此一章書是言正己為正人之本也季康子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為政之方先須識政字之義蓋政之為言紀綱整理名分齊肅所以正人之不正而使之各歸於正也然正人者必先自正其身子今為政不當責之於人惟當求之於己如欲人以正事君則先自盡忠誠以示為臣之則欲人以正

守官則先自盡職業以立居官之準作事可法進退可度言則守經據理不涉詭隨行則持廉秉公毫無私曲如是則標準既立模範克端凡在子之下者孰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相率而歸於正哉苟不置身於規矩準繩之中則所以自治猶跡雖驅之以法迫之以威不能强之使從子欲為政亦惟本諸身焉可也蓋康子之意專在正人孔子之意務先正己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上行則下效孟子曰大

人者正己而物正董仲舒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孔子此言不
獨告魯大夫實治天下之要道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
此一章書是言弭盜者貴清其源也季康子患國中
多盜問於孔子思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為
盜起於一念之欲貪財好利而盜竊生焉此不在乎

嚴緝盜之法而在乎清出政之原蓋上者下之倡也誠使子能清心勵節不事貪欲則廉恥風行人知自守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愧恥之心發於中誠自不肯為矣尚何盜之為患哉蓋羞惡之心人所同具未有上以不貪為寶而下猶以寇攘為事者況上之人誠能存此不欲之心則誅求不擾蠲恤有加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安居樂業永為盛世太平之民將見衣食足而禮義自興豈但不為盜而已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一章書是言為政者當用德而不用刑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世俗澆薄人多無道若不加之刑威無所畏憚吾意欲剪除無道之人庶幾懲一儆百使人皆趨就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操轉移化導之權者子也子今為政民所視傚志存於殺固已失長人

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且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導之未有不趨於善者特患子不欲善耳使子欲善之心果能躬行實踐真篤懇至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自然率從丕變而羣歸於善矣所以然者蓋君子之德主於感人猶之風也小人之德主於從人猶之草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必然之理耳何以殺為蓋康子之意專在以刑齊民孔子之意專在以善率民以刑齊民者

曰求民善而民未必善以善率民者不求民善而民自無不善下之應上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人主可不以躬行德教為化民之本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此一章書是辨聞與達有誠偽之分也子張平日專於務外而無切實為己之功一日問於孔子曰人既謂之士當必有與天下感通之處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逆知其未識達字之意故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將以發其謬而正之也子張對曰人之名譽不彰其行必多窒礙吾之所謂達者聲稱無間譽望獨隆在邦在家所至必聞此子張忽於近裏著己之功未免有才高意廣之失而誤以聞為達矣孔子

曰如爾之言是聞也非達也夫虛譽傳聞使彼知我之謂聞實德昭宣自我達彼之謂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間誠偽之分不可不辨也夫達也者以言其內則質樸而無巧偽正直而無私曲以言其外則秉經合乎義之常達權盡乎義之變其立心行己之實如此然猶未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焉人之顏色俱與我矣又不敢以賢知先人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以為受

善之地焉其接物持躬之謹又如此此皆切實為己初無為名之心然誠中形外隨處感孚其在邦也則上得乎君下得乎民其在家也則父母安其孝兄弟悦其友凡見於行者自通達而無所窒礙焉蓋所謂達者如此若夫聞也者不思務實而專務求名其於仁也本非實有卻於聲音笑貌間矯情飾之及簡點其平日所行則蹈履多愆而行與仁違此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自以為是無所忌憚泰然居之如

實有此仁者然此與觀察下人者異矣此其人事事反乎闇脩種種向外粉飾欺世盜名真偽莫辨故其在邦也動輒見稱於朝廷州里焉其在家也動輒見稱於父兄宗族焉究之虛譽日隆實德日損欺掩之情必至敗露其可與達同日語哉要之聞達二者其迹雖若相似其行判然相反一則作偽而從虛一則存誠而務實微之在學術趨向之間顯之即關世道人心之大衡量人才者尤宜致慎於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也昔者孔子閒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焉忽有觸於心而問曰德者心之理如何可以崇之慝者心之惡如何可以脩之惑者心之蔽如何可以辨之孔子曰爾於遊息之時而不忘治心之功善哉爾之問乎夫崇德固有德分中當為之

事若事未為而先計其功事方為而遽圖其效心之不專德何由積必也先其當為不計所得純乎天理之正毋閒以人欲之私則心志專一德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德而何惡之形於外者易見而匿於心者難知若責人也重以周而責己也輕以恕則吾心之惡其為藏匿也多矣必也攻去在己之惡痛加克治不使少有寛假而專於責己無暇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毫髮無遺憾矣非脩慝而何人之感物而易動

者莫如忿忿一朝之忿不過起於細微乃不能自制遂至與人爭鬬不知有身并不知有親其禍大矣以小忿而致大禍豈非惑之甚者誠能辨之於早則心無所蔽既能懲忿惑於何生非辨惑而何要之吾心之天理必涵養操存以培其源吾心之人欲必省察克治以去其累故德日起而大有功疵累消而智益明分之雖有三事合之不外一心善學者體驗而無間焉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一章書是言仁知有相成之用也樊遲一日以仁為問孔子曰仁主於愛必也親疎厚薄皆在恬冒之中斯可謂仁矣又以知問孔子曰智主於知必也邪

正賢否無逃洞鑒之下斯可謂智矣樊遲一聞孔子之言以為仁無不愛而智有分別似乎知有妨於愛故尚未達其旨孔子曰仁智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如立心正大行事端方此人之直者也吾真知其為直則舉而用之若立心邪曲行事偏僻此人之枉者也吾真知其枉則舍而錯之將見甄別方行而感化立敎平日邪枉之人亦莫不翻然愧恥去惡從善而俱變為直矣是鼓舞之妙即在黜陟之中道固有

並行而不悖者樊遲尚未曉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故問之於師又質之於友遂退而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果何謂也子夏聞其說而歎曰富矣哉夫子之言所包者廣蓋即古帝王有天下者選舉之事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臯陶舉為士師由是天下之人感發興起咸化為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伊尹舉為

阿衡由是天下之人鼓舞踴躍咸化為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蓋選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諸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所謂能使枉者直也分之若有異用合之適以相成子夏之言發明孔子之旨詳矣要之仁乃天地之量智如日月之明日月徧照萬物而不出覆載之大天地並育羣生而必須照臨之功仁智二者信人君之全德王道之大端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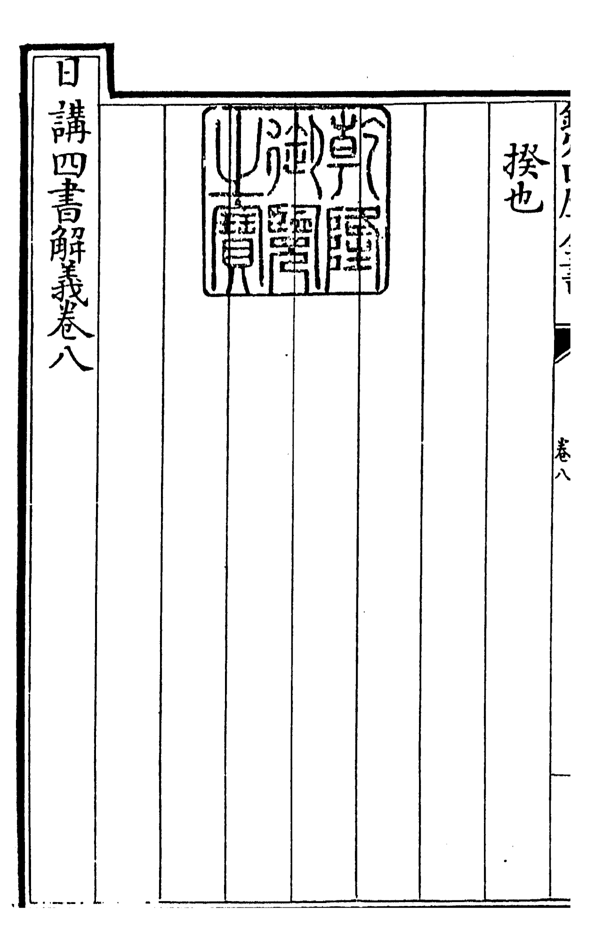
此一章書是言交友貴始終相成也子貢問交友之道孔子告之曰友以輔德凡有過相規非徒博夫責善之名必須發乎至誠盡心告誡然使過於激烈則受之者難堪又須心平氣和委曲開導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可深思使吾之言婉而易入則己意伸而聞之者無忤矣若其蔽錮執迷猶不見省則當見幾知止無徒以數見疏而自取辱焉非

棄之也所以全交道也蓋友以義合既盡其心又全其義交友之道不過如此雖然天下忠直之言往往逆耳而難聽諛悅之詞往往遜志而易入聽言者亦當開誠求諫和顏虛受庶規誨切磋相與有成諍友之為益豈不大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一章書是曾子示人以取友之益也曾子曰凡人為學必先致知致知之後必須力行二者皆於良友

是賴君子之於友不徒會之也或考詩書於古而識聖賢之成法或稽事物於今而知理道之當然以文會友則疑義析而道益明矣君子之會友亦不徒為虛文已也有過則相規有善則相勸黽勉乎身心之要砥礪乎倫常之大以友輔仁則取益深而德日進矣君子得友之助如此至若人主居天下之上講學脩德尤為要務商宗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成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求助於臣下之心先後一



揆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八